達生醫社 王華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羊大小瘡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智育影院 八月十二日起演 婦人心

大光明 八月十一日起演 神燈

滑稽時事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選共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 劇目列后 戰濮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逆王聞 新湯 邏張學良 罵機 跳舞廳
本托國出洋 生瘡上路 先驅 文聖 飛將軍大戰熱河 成都新聞經售

晉鑄成
治婦女乾病與乘不同係用外科秘法四天靈水即通經危險症均可短期痊愈確有醫人之醫術與將乾病中之救星地點南街全號九十一號試驗公館

姨太太外史 續集
閱者渴望之 日內與讀者見面 全稿出書

笑笑笑
笑笑笑 姨太太買來瞧 史真正妙 哈哈哈 笑得發昏 又滑稽 又不錯 和尚與老道 會墓一瞧 部瞧 呼妙匕匕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

[illegible]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

成都新聞

第肆陸捌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樂羣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陸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漢奸吳三桂墓被掘

故都西直門外萬壽寺迤西，半壁店村有大墳塋兩座，一為明末吳三桂之祖塋，一為韓姓之墓，於去月底，忽有盜墓匪徒四十餘人，手持器械，其中軍衣便衣不等，當將吳氏墓掘盜開，深約三四尺，適為該地看坟人劉順發覺，查該匪等持有手電燈，四處照探，劉即出門由大道往北，約集附近村鄰數十人，各持棍棒，齊聲吶喊，赴奔墳墓而來，及彼等聞此，匪等已聞聲驚逸，匪等臨行，復鳴槍示威，以防尾追，及天明後，當由劉奔赴報案，並延城縣此情形報告墳主，

有問必答

王洪順 博士信箱

（問）有一天，有兩個朋友，到我家裏來遊戲，一個朋友忽然問我道：「我們兩個人，同是你的朋友，但那一個交情比較和你好些？」我答道：「是差不多的」。朋友說：「這是不可的，一定要說出好壞來的。」「當然，當我在他們前面，不能說出異異的好壞來，所以請你，替我回答一下！（木易楊）

（答）你先將甲乙二友，各打巴掌一下，少頃，再打，連續不已，看那一個先向你板面孔？然後答道：「不用我說了，你們自己已表現出來了。」

（問）我每天吃飯，覺得很麻煩，我想不吃飯，腹中又要餓，又辦不到，怎樣好？（王紀新）

（答）改吃紅苕，卽不麻煩，腹中又不會餓，如何？

（問）日前清晨，在店中被我捉住一賊，（白日闖）現已送官究辦，不知該賊出獄後，要報仇乎？（曾咸遠）

（答）他的報仇，無非偷你的東西。你不妨早些預備，先將自己所有一切東西，奉送與人，看他來偷什麼？

（問）雞生卵，卵化雞，雞先生乎？卵先生乎？（示且）

（答）此問題，從宋有答過，現在我敢大胆地答道：「雞先生！」因為我前天看見一冊兒童讀物，上面畫一個動物學校，裏明有一位雞先生，並沒有卵先生。

（問）茲欲竊得皇太后胡蝶之笑渦，博士有何良策？願教之。（鄭梅）

（答）要牠何用？又不能用鹹菜炒，蘇油扮，當下酒菜的。

詩

送楊子惠將軍　劉赤（釋一釋）

赤焰妖氛滿眼愁。殺人放火鬼啾啾。將軍一怒吞胡羯。鼙鼓三通斬賊頭。直搗黃龍方痛飲。施恩伏虎盆兼收。天生太傅蒼生幸。拭目遙看九州。

小舞台

風流小生　第九幕　懺悔

（大旦隨卒下生白）楊黃氏（旦白）犯婦在，（生白）爾虐斃婢女。逼良為賤。實罪無可逭。合依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二項。第五十六條及二百六十二條判決。褫奪公權無期。綁赴法場。處以死刑。用昭炯戒。（旦白）喔呀。司法死罪依法定。種瓜得瓜應。冤枉二字休出唇。惡貫盈。天理循環明報應。冤枉哪。（生唱）判決嘗天日如電警。暗室也自有鬼神。本司法一語謹持贈。願你二世作好人。（旦泣介）喔呀。（卒擁旦下）（生白）正是差來早與來遲。莫謂蒼蒼無報應。只雜扮商人。末扮農人。淨扮軍士。生扮學生。丑扮工人。彩旦扮老板娘。大旦扮女學生。（小生扮戲子上）（雜唱）小記開在東大街。與發隆敵號老招牌。各貨抄莊自揀採。嗒匕。買主請轉來。（末唱）愛習施番薯風烙拍。么杯直義要施麻格。灣四杯愛買泥施格。燒包子一吼要賣百（淨唱）稍息立正向右看。一二三四足板翻。報告排長我不敢。部下錯了梭邊邊。（生唱）哀比西底哦兒愛。坐上講堂呵欠來。窗外摩登將人害。嘻嘻哈哈笑不才。（丑唱）隔壁么姑代信來。約我今天去打牌。師父曉得咱下台（彩旦唱）討厭不過徒弟娃。頓頓都在搶鍋巴。鹹菜豆瓣拾起振。氣不過喊他娃娃。（大旦唱）二月裏來是新春。馬路緩行賽摩登。抬頭看見密斯脫。翻身瞧着X先生。（小生唱）未出馬門吼一聲。娃娃打仗自壯心。我那怕你雙刀玩得快。一鎗奪你屁股登。（同白）請了請了。聽說今日春熙路銅像底下。槍斃風流小生。大家去看個鬧熱。遠遠反音號稱。必是風流小生來也。

雷殛婦人

昨夜大風大雨雷電交轟，娘娘廟街聾斃婦人一名，餘情探明再誌

紀實短篇　惡因孽果

奇渭（續）

東阜既遷入私邸，出入均皆自由，暇常共P司令談論國事，頗具經綸，司令聆其詞，輒為首肯，時召討論焉，繼聞其精於網球，心尤大樂。綠帥痕既歸司令，運動逐漸灰心，府中雖闢有球場，亦難見其拍擊，而P司令球術平平，對壘反滋煩灼，今既得一健將，正足藉此以解夫人愁城矣，於是喜告帥痕，囑部持拍蒞陣，一各顯其手段焉。纔一刹耳，此荒涼久寂之廣場，忽一變而為快樂歡娛之景地，來復來兮若燕，去復去兮揚塵，馳聘裕如，迎送有素，P司令帥痕為一隊，東阜則獨當之，抽挑撥押，花樣翻新，態度安閒，發必合法，是異球場中之佼佼者也，帥痕對此已大放眉頭，雖不及阜之臂肩，亦足勉與應對，然阜實未施若何激烈也，後此阜遂為夫人日挈之伴矣，亦所謂孽果者，亦其種於此歟，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魚夢〕（218）

第四十三回　春蠶作繭誓死方休　彩鳳隨鴉矢志不二

當下房間裡。拇戰聲。絃索聲。歌曲聲。鬧做一團。直到鐘鳴十二下。始得酒闌席散。叫來的花葉。早已告歸。來賓中小芙和九如。首先向雲兒謝酒。與諸友作別而歸。不料隔了一回。九如去而復來。向小谷說道。今晚滬埠特別戒嚴。諸公都不能回府。我們來打小雀好嗎。雲兒和主政老大儳言道。小沙蟹吧。我們也贊成的。大家都表示贊成。那桐生正在楊上吞雲吐霧。霍地丟鎗起立道。我只要吃一支小蟹。一支小蟹。小蟹你們吃例。吉相笑道。只有一支小蟹。已經被人把蟹臍都扳開了難道你想搶來吃嗎。未免說不過去吧。說着老大拿小牌。四男二女。入座沙蟹。這個勞什子的輸贏。雖大能小。底錢只有一個銅子沙蟹卻十元八元無限制的。四個嫖客都拿出五塊錢來。主政老大只有兩支大洋。雲兒身邊只有四毛錢。小谷笑道。四毛錢那裡彀呢。我來借十塊錢你吧。一壁說一壁摸出兩張五元票。雲兒接到手中。殺過了五元。說道。偷雞我是阿木林。你們不作興偷我雞的。桐生打趣道。老八我們可許小谷偷局呢。雲兒順手向桐生手腕上刷的一記。說道。姚老。你再瞎三話四。要撕你的嘴巴」。這下。各人面前牌已發齊。雲兒仰着一支愛司。合合着支八。小谷仰着一支二。合着一支愛司。桐生一合一仰都是七。雲兒出價四毛錢。桐生加滿一元。三人都派司。只有雲小谷跟進。兒和小谷跟進再發第三支。雲兒又是一支愛司。變成一對。小谷一支六。桐生又發着一支七。變成三支頭。就將五塊錢一起拿出。說道沙蟹。小谷派司。雲兒面前一對愛司。捨不得派司。便向桐生問道。你是偷雞嗎。桐生笑答道。正是偷雞。你拿出五塊錢你來和跑馬。（連發牌。不出價。叫做跑馬）小谷儳言道。不要上當。派司吧。雲兒道。還有兩牌看出。偏要和他比一個高下咧。於是出注發牌。兩人仰轉比較。雲兒依舊一對愛司。輸去五元。只好再拿出五元來。直到天明結束。

合拍賣行

代人拍賣不動産，可使不動産化為動産，而不失主權！

行址：南新街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同業印刷社
石印 [illegible] 訃告 書 [illegible] 股票 照片 名片 [illegible] 等件
出品迅速 刻期不悞
社設本市[illegible]花街九十四號

[illegible] 康寧機
[illegible] 民大藥房 [illegible] 住西東大街

小舞台
本日[illegible] 第一第二[illegible] 每位票價二百文 [illegible]月[illegible]三角

最妙消暑
總府街中段昌[illegible] 封門製革 [illegible]上黃金[illegible] [illegible]建南土[illegible] 第一杯三[illegible] 第二杯四[illegible]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克淋白濁康
上海新化藥房特製 [illegible]品沿滬國藥不拘 初起久患一一服斷 [illegible]止痛消濁三日痊癒永不復發 不見功效原洋退還
大瓶一元 每小瓶一角
成都[illegible]售處 [illegible]藥房 藥房東大街 [illegible]藥房華昌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廣告價目如登[illegible] [illegible]字五十字以內起碼 [illegible]二角 [illegible]

除斑美容 功效第一
精用天女牌
換面金丹
總批發處 中外大藥房
經售處 本市各大西藥房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二回 雨濕芭蕉讀書燈畔敲棋子 花撲重簾茜紗窗下繡鴛鴦

才吐出了這幾句似諷非諷，似怨非怨的話來，黎元宗聽罷後來，早以怒容滿面，怒視着徐羣道，前日丞相宴集百官，本國公早將你給捉腦中，你尙敢如此狡辯，實屬悍賊，愈爲國信，今日你要免脫，似爲登天還難，你往日大鬧擅闖的威風何在，人來呀，給我綁了，黎元宗說聲家了，左右早擁出十來個侍衛來，奔前綑綁徐羣，徐羣被黎元宗一激，早將鴛鴦肘擡緊，此時見侍衛奔來，不由勃然大怒，又復想道，且慢，不說他還幾根細繩兒，便是鋼索鐵鍊，我也不懼，量他不敢在皇宮刑人，且等出了禁城，在掙斷繩索，殺出重圍不遲，那些侍衛們，將徐羣細個結實，方才住手，黎元義看在眼裡，暗自向元宗說道，弟觀此人，必非徐羣，天下相貌相同者固多，寃殺一個宮女，自值不得大驚小怪，現時宮內魯妃勢力不小，在丞相未舉事之先，弟意到不可得罪了這個丫頭，免生防礙，黎元宗笑道，怕他怎的，這宮女你怎麽說他不是徐羣呢，元義道，弟聞徐羣本領高強，武藝無敵，在潼關時，盧霸林亦弱他三分，他既身懷絕技，怎肯受這樣侮辱，萬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人物，他還懼怯了我們這點軍馬麽，黎元宗低頭略一沉吟，便道，四弟之言，也說得是，但劣兄終究放他不下，人來，侍衛一聲答應，黎元宗道，將那宮女且鬆了綁，又回頭顧着四騎護衛道，你們將他押回府去，俟我巡查完畢，即回府審訊，四名鐵騎連聲應諾，撥馬攏來，另牽了四寶馬，讓徐羣坐了，似風捲殘雲般，五騎馬絕塵而去，到把個鳳廷玉驚得呆了，黎元宗掉轉頭來，向他說道，老殿公你可回覆魯娘娘，說這宮女身犯嫌疑，元宗奉旨巡查，不得略盡職守，一俟元宗回府審訊，該宮女實爲無罪，自當送他回宮，決不有負娘娘盛意，鳳廷玉肚裏元自叫苦不迭，面上只好應允，黎元宗將手一擺，衛隊各翻身上馬，簇擁着黎氏弟兄，往宣武門去了，鳳廷玉只得一步步挨進宮去，奏知魯妃不提，單言徐羣被幾名侍衛，押回黎府，將進中門，猛聽後面喧嘩聲起，十餘名女婢，圍繞着一乘青紗大轎，直入內室幾名侍衛，俱都恭恭敬敬的，侍立兩傍，不敢前行，徐羣也好止着足步，暫緩行走，忽聽轎內微咳了一聲，早有扶轎的一名女婢，走進侍衛隊前，嬌聲說道，這女子是做甚麽的，太老夫人要傳他問話，那幾名侍衛，不敢執拗，只得據實說了一遍，那女婢將手一擺道，去，這女子我會引他入內，大老爺問，你們可說在太老夫人那裡，侍衛們諾諾答應，那女婢牽着徐羣，便往裡面走去，一路只見彫樑畫棟，金碧輝煌，到了一所抱廈裏，早有幾個女婢，齊聲呼見，徐羣進門看時，上面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橫設一張炕棹，棹上堆了些香茗茶具水果之類，炕棹兩面，設着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一位慈顏善目的老婦人，在靠東邊的炕上坐着，徐羣便知是甚麽太老夫人了，只好移前半步，俯伏跪拜，太老夫人略略將手一擺，便有女婢扶他起來，引他炕前，太老夫人握着他的手，微笑道，你叫甚麽名字，怎麽會被他們押着你呢，徐羣略將前事陳述了一遍，只將後來的話，變更着說，他的家裏，要鳳廷玉才知道在甚麽地方，自己進宮後，屋裡便舉家遷移，自己茫然不知了，因徐羣恐怕太夫人郎命釋他，既出馬足來，反爲不美，太老夫人嘆息了一聲道，可憐兒的，也罷，你暫且在我樓上住着，代我一早一晚敬敬菩薩，等那畜生回來，我將他問明了，在遣人送你回去，徐羣忙謝了恩，便有婢女，導他入唸經的樓中來，

玉獅帶初集

大本平裝一巨冊，計三百餘頁，附圖三十餘像，並加(題詞)，評圖評序，用上等新聞紙大字精印，五彩封面，繪畫方夜入相府刺殺宰相狀元，刻已出書，請預約諸君憑券赴原處取書，至於外縣預約者刻已掛號交郵寄上，本集定價一元四角外縣函購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一角原班回件決無遺失

大明廿七俠（三〇一）

第廿九回 分水犀獨覇黃河渡 殳相如演說馬青鋒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到黃河渡口，計全勝領着公孫策，逕往褚二家中，拜訪褚二，湊巧褚二同着朋友，在門外立着講話，那神情是望着道上行人，似乎有甚事惦記着一般，計全勝遠遠來見，正要叫喚，却見褚二已同着那人走到道上來接拱手說，計爺，咱們許久不見了，這一向好呀，計全勝忙着搶走幾步，趕上前拱手還禮，回說托福，總算混得過，褚爺你這一向發福呀，可也巧，殳爺也却在此，眞是幸會，這幾年生意興隆呀，二人也回說好，說着公孫策已到了面前，計全勝給兩下介紹道，這位是褚二官人，這位是殳相如大爺，這位是公孫策大爺，三人一齊握拳各說句久仰的套言，褚二便將計全勝公孫策殳相如三人，同讓進宅子，請到裏面廳上，分賓主坐下，家人獻茶畢，褚二便問計爺，二位由何處來，計全勝道兄弟同着公孫兄，係由灤州到此，褚二道，可惜計爺來遲一幾日，如早來幾天，鈎魂使者郎在這裏，我好給你們倆下見見，計全勝道，原來他到這來的麽，現在往那裏去了呢，褚二說他聞的話，頗爲急促，便說寧仁弼，他現在往南直省去了，聽你口氣，似乎有甚事要找他似的，卻是爲何，計全勝道，褚爺有所不知，兄弟和寧仁，已是認識，並且承他的情，救我過一次，於是將自己和寧仁二次相識，及此番與公孫策相會，同訪寧仁，勸他改悔的話說了，褚二肅然起敬道，難得二位有此誠心，兄弟也給寧仁歡喜，隨又嘆道，可惜像寧仁這般一個漢子，偏巧自甘下流，此番在我處，兄弟也曾勸說過他，無如他一位的敷衍毫無悔過誠意，如二位他能仗着一片婆心，感動了他，倒也是件功德，計全勝道，那也不過是盡盡朋友的義氣，說不能勸得他天眞發現，那也不過是試試看罷了，說着又問殳爺，現在還在京城買賣麽，怎麽有空到這來呢，殳相如道，兄弟自從前回和計爺分手以後，到家鄉祭奠了祖先，掃了墳墓，在家鄉設了些法，湊了本錢，在家鄉收綢子到北方發賣，生意也還混得過，此番因收了些貨，由江南到京城去，不料在路被劫，因念計爺往年曾同我到過褚二爺府上，住過兩三日，彼此也很談得來，因失事地方，離此不遠，特地奔到這裡來求褚爺給兄弟轉這些貨物，向那裏要回來，承褚爺一口應允，已着人去調查，是誰做的這件事，因去了多時，未見回來，故此在門口望望，看看去的人回來沒有，却見二位來了，計全勝方纔明白，正在說話，外面走進一人，乃是個家丁，走上台堦，向着褚二回稟道，小人已去查明，東西已由那裡送了來，請爺同殳爺點驗，褚二即說殳爺，請去過目，兄弟在此陪這二位，殳相如應言，站起說了聲失陪，便同着那個家丁，往外面去了，一會兒已是進來，笑嘻嘻望着褚二躬身稱謝，說原物絲毫未少，多承大爺救援，兄弟感恩非淺，褚二忙起身哈腰還禮，說殳爺那裡話來，出門人誰無緩急，既在兄弟的地面上，兄弟理應負責，他們雖不該我管，但是賣回把面子，也還不要緊，這乃是殳爺的運氣，不該破財，兄弟不過得了現成的功勞罷了，有何足說呢，說着讓殳相如坐下，一面命家丁傳命庖人預備酒菜，一會兒天色已晚，庖丁來安設了酒席，

易字詩酒令

昨閱掩耳君之茶令易字詩，甚覺有趣，爰仿集二十四則。

避人白鶴雨中飛。問何以非黃鳥。答。谷口春殘黃鳥稀。

雪想衣裳花想容。問何以非雲。答。武帝祠前雲欲散。

猶帶未央日影來。問何以非昭陽。答。朦朧樹色隱昭陽。

秋色人間總未知。問何以知非春色。答。春色滿園關不住。

猶帶昭陽月影來。問何以非日。答。日落沙明天樹開。

（完未）